

赫尔曼·黑塞的哲学信仰

马 剑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德语系, 北京 100871)

提 要: 通过与德国存在哲学的代表人物卡尔·雅斯贝斯关于“哲学信仰”的论述进行比较, 重点探讨了赫尔曼·黑塞对其“信仰”问题的阐述, 通过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同和相似之处, 可以从中窥见黑塞思想的深邃和哲学信仰在其思考中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黑塞; “哲学信仰”; 意义

中图分类号: B16.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31(2009)01-0014-04

“Philosophy as Faith” of Hermann Hesse

MA Jian

Abstract: This text mainly discusses Hermann Hesse's elaboration on “faith” via comparison with the dissertations of Karl Jasper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German existentialism, on “philosophy as faith”. Analysis of the samenes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wo could lead to a grasp of the depth of Hesse's theori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hilosophy as faith” in his thinking.

Key words: Hesse; “philosophy as faith”; significance

一、哲学信仰问题的提出

1930年冬,也就是在赫尔曼·黑塞53岁的时候,他在一封给一位正在找寻“领袖”的年轻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所提及的信仰并不容易用言语表达。我大概能够如此表述:我相信,尽管存在着明显的荒谬,但生命仍然具有一种意义,我听命于借助知性无法把握这最后的意义,然而却准备好投入这种意义,即使我不得不牺牲我自己。我在内心中听到这种意义的声音,在那些我真地极其活跃和清醒的时刻。

我希望试图实现这些时刻里生命对我的要求,即使这会与通常的时尚和规则相悖。^[1]

显然,这段文字中的核心内容关涉到人的信仰(Glaube),赫尔曼·黑塞试图向这位年轻人解释他所理解的信仰的含义。从德语用词Glaube的字面意思来看,信仰这个词首先会使人联想到它的宗教内涵。“因为‘信仰’在《圣经》意义上必须被理解为与值得信赖和在此意义上忠实的上帝及其见证的信赖关系。”^[2]然而,信仰的这个宗教含义却无论如何不符合黑塞的理解,因为他虽然出身和成长于一个极其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但却始终没有皈依基督教,相反却对其充满了怀疑的态度。^[3]因此,黑塞所说的这种信仰必定另有所指,从上面的这段文字中只能推断出这种信仰的几个特点:第一,这种信仰被黑塞凌驾于人的知性(Ver-

stand)之上;第二,正因为如此,这种信仰在他看来很难用语言阐述;第三,在黑塞眼中,这种信仰关乎人生的意义,因而对于像黑塞这样一生关注人的个体发展、人格构建、人生道路的作家来说也就至关重要。^[4]正如黑塞自己的解释所证明的那样:

人不能命令这种信仰,也无法强迫自己获得它。人只能经历这种信仰。正如基督教徒对“宽宥”……只能虔诚地经历那样。谁做不到,谁就会在教会中、或者在科学里……或者在随便什么存在现成道德、纲领和方法的地方寻找信仰。^{[1]44}

显然,赫尔曼·黑塞深知他所指的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区别,而另一方面,他之所以称这种他在内心中已然“经历”到了的精神和思想状态为“信仰”,是因为他在其中感受到了和人的宗教信仰一样的虔诚和献身精神。因此,尽管黑塞认为这种信仰“不容易用言语表达”,但从他的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字中探究这种信仰的内容、它与知性的关系和它对于黑塞的意义,显然对于理解黑塞,尤其是他晚年的思想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

更耐人寻味的是,思考和探究以及用言语来阐释这种有别于宗教信仰的信仰的绝非只有黑塞一个人,1947年7月,他的同时代人、德国存在哲学的代表人物、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巴塞尔大学的讲台上全面阐述了其“哲学信仰”(Der Philosophische Glaube)的思想^[5],赋予了

“信仰”一词有别于宗教信仰的全新内涵。那么,这两种“信仰”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雅斯贝斯的思想是否有助于读者加深对黑塞的了解呢?

二、哲学信仰的内涵

从常理来看,信仰总是对于“某物”存在的确信,就如同在宗教信仰中教徒坚信上帝存在一样。那么,赫尔曼·黑塞所指的信仰中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确信呢?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并不容易”,但是,黑塞仍然将这种他在内心中听到的声音尝试用语言表达出来。1923年,在其散文《疗养者》(Kurgast)中,黑塞便清楚地阐释了他所“信仰”的内容:

在世界上,我诚实笃信的、令我感到如此神圣的莫过于统一(Einheit)的观念——整个世界是一个神圣的统一体,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罪恶只是因为我们个人不再把自身看作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我”的妄自尊大。在我的生命中,我经受了許多痛苦,犯下了很多过错,不少荒唐和辛酸的事也总来找我的麻烦,但是,我总是能顺利地将自己解脱出来,忘却并且奉献我自己,感受统一,将内与外、我和世界的矛盾看作错觉,闭上眼睛欣然融入到统一之中。^[6]

这是一段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非常具有启发性的阐述。从形式上看,这段话从一开始就使用了德语“我相信”(Ich glaube an...)的表达法,而在后面的短短几句话中也多次提到了“我”(Ich)这个词,由此,黑塞格外强调了“我”作为主体在这种信仰中的地位和作用。毫无疑问,这一方面不但肯定了这种信仰的唯一性和个体性,另一方面,在这段阐述中,黑塞又突出了主体“我”的对立面——被他称为“世界”的“我”之外的客体,于是,这段对信仰的表述便建立在主体—客体—对立(Subjekt-Objekt-Spaltung)的基础之上;而在内容上,尽管简而言之,黑塞“信仰”的内容就是在人的思维中对一种关于“统一”的观念的确信,但是,如果把这个信仰的内容与主体—客体—对立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如果遵循主体与客体的对立,那么如上所说,主体“我”就处在客体“世界”的对立面,“整个世界是一个神圣的统一体”便是主体“我”的信仰的内涵;然而,如果“整个世界是一个神圣的统一体”,那么,“我”到底又在哪里呢?黑塞表达得很明确——“我”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我”与这个统一的世界便不再是对立的,就像黑塞所言,主体的“我”能够融入到客体的“统一”之中。因此,黑塞这种对于“统一”观念的信仰便充满了深刻的哲学内涵,即主体“我”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客体,即我与世界看作“统一体”,用雅斯贝斯的话说:“信仰的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是一个整体。……因此,虽然信仰始终都是对于某物的信仰。但是,

我既不能说:它是一个并非由信仰决定的、而是决定信仰的客观真理,——我也不能说:它是一个并非由客体决定的、而是决定客体的主观真理。信仰是被我们区分为主体和客体之物的合一。”^[5]^[14]这个在黑塞的表述中包括主体“我”在内,又被“我”所相信的“统一体”在雅斯贝斯那里被称为“大全”(das Umgreifende),从德语的原义来看,这个由动词 umgreifen 的第一分词派生出的名词形式有围绕、包含的意思,“大全既不是包围着我们的存在自身(Sein an sich),也不是作为存在的我们(Sein das wir sind)。”^[5]^[17]

那么,上述这种“矛盾”又该如何解决呢?换句话说,作为主体的“我”如何才能认识到这种信仰的内容?在1919年12月创作的短篇小说《内与外》(Innen und Außen)中,黑塞尝试着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认为,获得这种信仰内容的前提在于转换主体的思维方式。在小说的开头,耽于思考、博学且醉心于逻辑思维的主人公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在朋友埃尔温(Erwin)的书房里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无物在外,无物在内,因为外在之物即在内。”^[17]应弗里德里希要求,埃尔温对这句话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无物在外,无物在内。其宗教意义你是知道的:上帝无处不在。他在精神中,也在自然里。一切都是神圣的,因为上帝是万物。以前,我们称之为泛神论。然后是哲学含义:我们的思维已习惯于区分内与外,但这种区分对于我们的思维来说却并不必要。对于我们的精神来说,存在着隐退到我们为其设定的界限背后、隐退到彼岸的可能。在组成我们世界的诸多对立的彼岸,会出现新的不同的认识。^[17]^[38]

无疑,内与外便是众多为常人的思维所习惯的一种对立,即上述的主体—客体的对立关系。只要人的思维仍然处在这样一种模式之中,那么作为主体的“我”就永远与作为客体的世界处于对立状态。反之,一旦人在主观上超越了这种对立的思维方式,即用黑塞的话说,打破两者之间的界限,人就会摆脱这种对立的羁绊;如上所述,在主体和客体之间,作为主体的人是起决定作用的,因此,黑塞所谓的“外在之物即在内”即是指在人的主观思维上消除主体—客体—对立的范式,并把它们看作一体,换句话说,主客体在这里达到了同一。只有这样,在人的头脑中,无论是世界还是“我”才真正成为了一个统一体,成为了同一个大全,如雅斯贝斯所断言的那样:“作为‘我’的大全仿佛包括了作为存在自身的大全,而又同时被后者所包含。”^[5]^[20]

而在这部小说中更耐人寻味的,是黑塞如何描写人这种思维方式的改变。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自称正在钻研一种新的认识论的埃尔温在做出上述解释后送给了弗里德里希一个陶土烧制的神像,它最大的特点便是具有两张完全相同的面孔,显然,这正象征着内与外的同一,而习惯了主体—客体对立思维方式的弗里德里希在这个神像身上感

受到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他的精神经历了从对神像感到厌恶、恐惧到觉得它必不可少、觉得它已渗透到自身心灵中的转变过程,同时这也象征着他思维方式的彻底改变。于是在小说结尾处,当弗里德里希再度拜访埃尔温时,后者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你已经经历过:外能够变成内。你已经到达了对立的两者的彼岸。你看,这就是魔法。”^{[7] 386}毫无疑问,对弗里德里希思想变化的描写就是黑塞自身对这种思维方式改变的切身感受。而从创作时间上来看,此时应该正是黑塞形成哲学信仰的开始,因此,在这部小说中,黑塞从未提及上述信仰的内容,又将上述思维方式的变化称为一种“魔法”。但这也恰恰与他所认为的“信仰并不容易用言语表达”的观点相一致。而按照黑塞的自述,他真正记录下其信仰的作品是发表于三年后的小说《悉达多——一部印度作品》(Siddhartha — Eine indische Dichtung)^{[3] 70}

三、哲学信仰与认知

如上所述,赫尔曼·黑塞用准确的语言表述出了其信仰具有明确但又深刻的内容——在一个思维主体看来,“整个世界是一个神圣的统一体”,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由思维主体对客体所做出的判断,并以主体—客体的对立关系作为基础。假如割裂这一内容与信仰的联系单独看待这一判断,那么,这样的一个判断无疑只是人的一种认识。因此,既然黑塞把这样的一种认识提升为一种信仰,这就意味着,在信仰与认知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联系。正如雅斯贝斯所言:“哲学信仰,即进行思考的人的信仰,在任何时候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它只与知识(Wissen)有关。”^{[5] 13}换句话说,哲学信仰是以人的认知为基础的,并以人的认知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另一方面,哲学信仰又一定有别于知识,所以,在小说《悉达多》中,黑塞所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信仰与认知的区别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信仰如何超越知识的问题。

在小说的第一章里,在主人公悉达多一个年轻的婆罗门,对自身所发出的一连串疑问中,他便对知识、尤其是书本上记录下来的固有的知识提出了质疑:

这些婆罗门和他们的书籍,他们知道一切,他们关心一切,关心比一切更多的事情——世界的创造,言语、食物、呼吸的产生,感官的秩序,神的行为——他们知道的东西无穷无尽;但是,如果人不知道唯一的一件事、唯一最重要的事情,知道这一切又有何价值呢?^[8]

悉达多在这里所说的对一切的知晓,都是前人向后人所传授的知识,它们虽然包罗万象,但在悉达多看来,还缺少最关键的一点。换句话说,黑塞通过悉达多之口表达出,人的认知存在着一个漏洞,他在这里无疑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悬念——这“唯一最重要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在质疑典籍

所包括的知识之后,在后面的章节中又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悉达多与真正的佛陀乔达摩。悉达多,即传说中的释迦牟尼(Sakyamuni)展开了一次对话,而对话探讨的核心内容正是关于人认知中的疏漏,在佛陀面前,悉达多一方面对其学说和教义大加赞美,称赞它的无与伦比,但另一方面,悉达多又指出了他在这看似完美的学说中发现的漏洞:

你已经摆脱了死亡,这是你从自身的探索中,按照你自己的途径,通过思索,通过潜修,通过认识,通过领悟获得的,但却不是通过什么传经布道得到的!这就是我的想法,哦,佛陀——没有人会通过教义得到解脱!哦,尊敬的佛陀,你无法用语言和教义告诉任何人,在你大彻大悟的那一时刻在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一点没有包含在这明晰而可敬的教义中:它没有包含佛陀本人亲身经历的秘密,在千万人中他一个人经历的秘密。^{[8] 381}

在这里,无论典籍中的知识还是佛陀的学说都无疑象征着最高的认知,在黑塞看来,不管它们有多么完美,在这样的知识当中,也没有将认识主体在达到一种更高的或者说最高的精神境界、即精神被信仰充实时所发生的事情描述出来。通过这段情节,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黑塞关于人的认知的思考,他显然将这种如同佛陀“大彻大悟”一般的精神境界置于认知之上,而且他自己也希望其精神达到这样一种境界,而他在这里所描述的内容,恰好符合“真正的信仰的一个特征,即对真理的确信,但我无法像证实关于有限事物的科学认识那样证明这一真理”^{[9] 12}。于是,正如佛陀无法在他的教义中透露这个秘密一样,小说的主人公也必须通过自身的行动、思考和内心体验去实现这种精神境界。于是这才有了小说后面的情节。和在小说《内与外》中弗里德里希通过凝视那个双面神像改变思维方式类似,悉达多达到内心精神的完善也是通过参悟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河水,在这里,黑塞的思想显然已深化了一步,因为从河水中,主人公不仅改变了主体—客体的对立思维方法,而且还悟出了统一的理念,这恰恰是上述信仰的内容:“那不过是心灵的一种准备,一种能力,一种神秘的艺术,在生活中的每时每刻能够思考着统一的思想,感受和纳入这种统一。”^{[8] 454}由此,悉达多终于实现了其内心的完善,实现了“觉悟”,而黑塞则从叙述者的角度描绘出人在此时、即感受哲学信仰的精神状态。显然,这种精神状态最终并不是通过知性的认识途径、而是通过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顿悟方式达到的。雅斯贝斯称这一精神状态是哲学信仰在主体意识中变得明晰(sich erhellen)的过程:“信仰虽然不能成为普遍有效的知识,但通过自身的确信,我应当感受到其存在。它应该不断地变得明朗、清晰,被意识持续地激发出来。”^{[5] 14}

在小说结尾处,在与好友乔文达(Govinda)的长篇交谈

中, 悉达多不仅再次着重强调了信仰与认知的区别, 而且还进一步阐释了上述“世界是一个统一体”的信仰内容:

人可以传达知识, 但是智慧却不行。人能够找到智慧, 人能够经历体验智慧, 人能够被它所承载, 人能够凭借它创造奇迹, 但人就是不能够把它说出来、教授出来。……如果一个真理是片面的, 它就总是能够被表达出来并包裹着语言的外衣。一切能够用思想思考和用言语表述的东西都是片面的……一切都缺少整体、缺少完满、缺少统一。但是, 世界本身、围绕着我们和我们内心中的存在却从不是片面的。^{[8] 462-463}

正因为如此, 黑塞才认为“人只能经历这种信仰”, 并且知性无法把握由这一信仰所带来的生命“最后的意义”。正如雅斯贝斯所概况的那样: “与知性所传达的一切事物相反, 信仰看起来直截了当。信仰会是一种体验, 一种对我得到或者没有得到的大全的体验。”^{[9] 15}

四、结语

赫尔曼·黑塞并不是哲学家,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一些哲学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至少是在他看来重要的思想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深入思考。如上所述, 在信仰的问题上, 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主体—客体的对立和“世界是统一体”这一论断的关系, 通过与雅斯贝斯“哲学信仰”的阐发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 黑塞在这里的思索已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主体由知性开始的对世界的认识最终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达到终点。毫无疑问, 正是由于这种信仰的深刻内涵以及它与它有关的人的主体意识的活动、特别是对这种信仰最终非理性的把握, 所以它才对黑塞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诚如黑塞本人所言, 正是因为这种信仰, 他才得以虔诚地相信“生命仍然具有一种意义”, 才得以在纷繁复杂的事中保持一种坚定而超然的生活态度, 正是因为这种信仰, 他才能够给自己的心灵以必要的慰藉, 在信仰的引领下使内心不断得到升华, 也正是因为这种信仰, 作为作家的黑塞才在各种文字中把它阐述、描绘和表达出来, 尽管并不像雅斯贝斯的哲学著作, 而是以文学作品的

形式。

参考文献:

- [1] Hesse, Hermann. *Ausgewählte Briefe* [M]. *Erweiterte Ausgabe*. Zusammenestellt von Hermann Hesse und Nihon Hesse. Frankfurt a. M. 1974. 43-44.
- [2] Metzler-Philosophie-Lexikon. *Begriffe und Definitionen* [M]. Hrsg. von Peter Prechtel und Franz-Peter Burkard. 2. überarbeitete und aktualisierte Auflage. Stuttgart 1999. 214.
- [3] Hesse, Hermann. *Mein Glaube*. In: *Gesammelte Werke in zwölf Bänden* [M]. Zehnter Band. *Betrachtungen aus den Gedenkbüchern Rundbriefe Politische Betrachtungen*. Frankfurt a. M. 1987. 70-74.
- [4] Ma Jian. *Stufen des Ich-Seins Untersuchungen zur Ich-Problematik bei Hermann Hesse im europäischen-asiatischen Kontext* [M]. Berlin 2007.
- [5] Jaspers, Karl. *Der Philosophische Glaube* [M]. Frankfurt a. M. und Hamburg 1958.
- [6] Hesse, Hermann. *Kurgast*. In: *Gesammelte Werke in zwölf Bänden* [M]. Siebter Band. Frankfurt a. M. 1987. 61-62.
- [7] Hesse, Hermann. *Innen und Außen*. In: *Gesammelte Werke in zwölf Bänden* [M]. Vierter Band. Frankfurt a. M. 1987. 375.
- [8] Hesse, Hermann. *Siddhartha-Eine indische Dichtung*. In: *Gesammelte Werke in zwölf Bänden* [M]. Fünfter Band. Frankfurt a. M. 1987. 358.

收稿日期: 2008-10-20

作者简介: 马剑, 男, 北京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德语语言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路小明